儿时刻花乐无穷

文 / 袁念琪

刻花就是刻纸。伊勿是辣纸头浪刻朵花，而是刻人、动物、房子等各种花样。

我第一次学刻花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、读小学三年级个辰光。埃歇辰光，阿拉搿点小朋友侪欢喜白相刻花。拿复好花样个纸头，下头垫好垫板；最好是铅皮垫板，因为塑料垫板浪会留下来刀个划痕。其实，最理想是辣玻璃板浪刻花，玻璃硬度高，一般勿会留刀痕。

粗看起来，用刻刀刻出来个刻花搭仔用剪刀剪出来个剪纸差勿多；其实刻花可以做得更加精细，而剪纸更适合制作对称花样。要想做出好个刻花，刀片邪气关键，刀片越锋利越好。记得我刚开始做刻花，用个是削铅笔个“铅笔刀”，由长约3厘米、宽约1.5厘米个薄铁片制作。后来用外公刮胡子个刀片，搿种刀片比铅笔刀更薄更锋利，可以刻出精细个花纹。搿两种刀片有个共同缺点，就是刀片小，捏起来勿方便。最好用个刀片是手术刀，同学“长脚”有亲眷辣医疗器械厂，能搞到报废个手术刀，刀柄拿起来手感好，刀片锋利，用伊刻花事半功倍。

刚开始练刻花，图案花样比较简单，线条较粗，勿易刻断。等到熟练了，图案越来越复杂，线条越来越精细。大家比啥人线条刻得细，越细越有本事。

有了刻刀，还要有纸头。纸头勿能太厚也勿能太软，否则刻起来邪气吃力。碰到自家欢喜个花样，可以到文具店买蜡光纸来刻。蜡光纸是一种单面彩色薄纸，有色彩一面光滑亮泽。

刀和纸有了，就要选花样了。花样从两个地方来，一是文具店买个剪纸，有同学买来，大家拷贝。另外也可以选连环画里个图画，主要是各种人物；选中以后用复写纸描图样。描个辰光还要添加连线，确保整个图样是连辣一道个。

一般自家欢喜个连环画是勿会借给别人描图样个，因为会留下明显个铅笔印子，而且必须用单面复写纸，假使碰着拆烂污个人用双面复写纸，那页连环画的背面就一塌糊涂了。因此，欢喜刻人物刻花个人往往会专门买一本有指定人物个连环画。我买过个最后一本连环画是《平原枪声》第一集《舌战红枪会》。

记得刻过电影连环画《地道战》里两张刻花。一是民兵队长高传宝，辣了窗口举枪瞄准，一枪打中了山田大队长个屁股。另外一张是伪军汤司令一手推帽檐一边喊：“给我放毒，灌水，把他们都闷死在里面。”这张刻花是从隔壁4号阿三头搿搭复制回来个，因为我个《地道战》里缺搿张图，勿晓得被啥人偷偷交撕走了。呒没当场发现，只好自家吃进了。

复制花样，最好用扁圆个木工铅笔；铅芯粗，画得清爽。先拿要复个花样放辣纸头下面，再拿铅笔“唰唰”涂满整张纸头，黑个线条要保留，白个要刻脱。

我拿自家做个刻花侪夹了一本书里。满意个，勿但蜡光纸刻花，还用白纸衬辣下头。可以讲，埃歇辰光呒没刻过花个小朋友是勿完整个，至少是少脱一份乐趣。

我出过一本书叫《上海姻缘》，封面搭仔插图才是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花样经剪纸”传承人郑树林个剪纸，伊用剪刀勿是刻刀。勿晓得伊小辰光白相过刻刀刻花哦？

茄山河

黄雀正肥红稻绽

文 / 叶世荪

沪语中古语

金秋十月是收获季，上海话中形容谷粒饱满有一个专门用词——“绽”，读若“站”。《上海方言词典》：“今年年势好，两粒谷绽来”。除了谷粒，凡属颗粒状的果实都可以用“绽”字形容。《上海话大词典》：“搿眼毛豆老绽个”，《莘庄方言》说：“今年生拉个毛豆绽来”。清代陈祁有首《清风泾竹枝词》说：“黄雀正肥红稻绽，横云山上快登高”，其注曰：“凡谓饱满曰绽”。甚至还可以见到形容其他被包裹得撑胀、凸显的东西，譬如说“青筋爆绽”。

“绽”其实是个动词，最初只表示衣缝脱线开裂，所以它的义符是绞丝旁。汉代《礼记·内侧》：“衣裳绽裂，纫箴请补缀”；南朝《玉台新咏》：“故衣谁当补，新衣谁当绽？”后来也引申为其他东西的开裂。北宋晏几道《玉楼春》诗：“清风拂柳冰初绽，细雨消尘云未散”；《西游记》：“改刑重责二千锤，肉绽皮开骨将折”。历代文人墨客更喜欢用它来描写花卉含苞或盛开怒放。唐代元稹《红芍药》诗：“芍药绽红绡，巴篱织青琐”；宋代陆游《雪后寒甚》诗：“未融楼北雪，先绽水南梅”；明代唐寅《渊明图》诗：“满地风霜菊绽金，醉来还弄不弦琴”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上面所有例句中，“绽”都是当作动词用的，在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也将它的词性标为动词，包括它的组词：绽放、绽露、绽开、绽裂等。

不过，在上海话中的“绽”字却往往是形容词，用来形容饱满。譬如上述陈祁诗中“红稻绽”对应的是“黄雀肥”；脑补一下：稻穗是无法绽放的，让谷壳绽裂那是碾米机干的活，田野里看不到；“稻绽”系指谷粒饱满。虽说“饱满”和“绽裂”之间有一些意境上的联系，但其中的脉络终归使人存疑。1883年出版的《松江方言练习课本》里，可以看到另一个已被尘封了的字：“㦸”；其间记录的例句是“吃来肚脐㦸出”，意思是说饭吃得太过饱胀，以至于把肚脐都顶得突出来了。

“㦸”在上述课本中的注音为zé，和“绽”的上海话读音相似，也和以“戋”为义符的其他一些词（如：残、栈、溅）的上海话读音一致。“㦸”的原义就是饱满的麦粒，《广韵》：“谷麦㦸也”。中国种植麦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，甲骨文里就出现了“麦（麥）”字，对有关麦子的不同性状也有不同的字来形容。譬如：麦芒叫“㞞”，麦子磨成的粉叫“麵”，麦子的皮叫“麩”，麦子做成的酵母叫“麴”，瘪瘦的麦粒叫“䴵”等等。这些字经过演化，有的被简化了，譬如“㞞”作“芒”，“麵”作“面”；有的还在使用，譬如“麩”和“麴”；有的不再使用，譬如“䴵”和“㦸”。不过上海人把“㦸”所表示的音义换了一种形态，用“绽”的字形保留了下来。这也是“绽”字在动词之外另有一重形容词含义的原因所在。

祛寒小茴香

文并图 / 沈一珠

灶披间

从热火朝天日脚里出来，贪恋秋风秋雨个清凉，迭个辰光，顶容易着冷。所以，老天爷懂经，会有小茴香新新鲜鲜上市，碧绿生青。看上去软绵绵细嫩嫩，偏偏伊暖脾胃、散风寒，还防流感；特别是一到冷天手脚偏冷、体质虚寒个人，吃点，暖烘烘，合时令。

新鲜小茴香是绿叶菜，结个种子也叫小茴香，纯纯是调料；小茴香味道跟八角（或者叫伊大茴香）是一个类型，勿过，相对八角味道个强势，小茴香味道比较温和，淡淡交。

绿叶子小茴香顶简单个吃法是冷拌。汏清爽，去根，切碎段，口味清淡点个，加点生抽，加点糖，熬点热油淋上去，拌透就好；口味重点个，加一点辣椒酱；或者炒蛋，也算简单个，跟春天里香椿炒蛋差勿多方式，只勿过，勿用焯水，直接汏清爽切碎，跟蛋一道打匀，合好料，再用油炒熟就好。

搿两天早饭，月饼吃厌脱了，就用伊煎厚蛋烧；三两只蛋，加点盐加点牛奶打好；取小茴香叶子切碎；蛋液煎到将结未结辰光，小茴香碎末铺进去，蛋皮一层层卷起来，戤勒镬子边上，烘一烘，蛋皮有一点点焦黄就好。小茴香迭种比较低调个香气，齐巧解脱一点点蛋腥气，老好吃。

北方人欢喜拿伊包饺子，阿拉包馄饨也别有风味个。搿天，半斤夹精夹油腿肉，斩成肉末，淋点料酒、生抽，合好咸淡；一把小茴香汏好，勿用焯水，一根根排整齐，横过来细细交一刀刀切下去，就是细细交个碎末了，跟肉一道拌匀；下好个馄饨，吃上去有一点点爽口，一点点弹性，邪气轻爽相。

60年前凭票看电视

文 / 谷万中

老里八早

几十年养成个习惯，每天吃过夜饭，总归要看一歇电视，主要是各种新闻节目。勿过，对于现在个小年轻来讲，相比于看电视，伊拉更加欢喜看手机。搿让我想起老早辣学堂里看电视个事体。

大约60年前，电视机还是一种对普通人来讲高勿可攀个高科技！当时我还辣南京第廿七中学读书，或许是因为阿拉学堂治学严谨，校风良好，有幸成为当地首批配备电视机个学堂之一。

记忆里，搿是一台黑白电视机，整机体积邪气大，显示屏只有十几英寸，学堂为伊定做了一只木柜，放辣图书馆阅览室里，还指派了专人保管，每逢周末夜里放映。为了维持观看秩序，学堂采取凭票轮流观看个形式。所以，搿种电视票，勿是票证年代个购物凭证，而是看电视个入场券。

记得当年阿拉学堂有廿七个班，一千多名师生，电视机只有一台，搿只阅览室只有40只座位，可见想要拿到一张电视票有多难。

当时搿台电视机可以看到个电视频道只有一个，叫“南京实验电视台”。每到放映个日脚，当值人员会提前到场，开机预热，调节好天线，做好充分准备。因为当时个电视节目是通过电视塔发射电波，靠电视机个天线接收，很容易受到环境里个杂乱电波干扰，画面出现雪花、扭曲侪是正常个。

我第一次拿到电视票，看个“正片”好像是故事影片《红孩子》，虽然以前曾经辣电影院里看过，但是辣一只梦幻般个“魔盒”里看到，感觉邪气新奇，放映结束，大家侪久久勿愿离去。

我欢喜收藏各种老物件，有辰光会想，假使当年能够拿搿种两寸见方、油印手写个电视票保存下来，肯定邪气有意思。呒没想到，一位朋友陈先生晓得我个念想以后，主动与我联系，拿伊自家收藏个一张电视票交到我手里。虽然经过了介许多年，搿张电视票个纸张已经泛黄，但票面浪依然可清晰看到：“南京第廿七中学电视票，时间：1963年4月21日”字样。

勿仅圆了我个收藏梦，也是青葱岁月难忘记忆个见证。

谢谢任溶溶先生

文 / 赵妃蓉

看到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个爸爸任溶溶过世个消息，心里邪气难过。伊是儿童文学大师，勿仅创作了交关多儿童文学作品，还翻译了交关外国儿童文学作品。

记得我小辰光，电台里经常播广播剧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，故事里“没头脑”和“不高兴”是两个孩子，一个做事总是丢三落四、忘东忘西，一个永远是让他往东偏往西，还总是把“不高兴”当口头禅。

“没头脑”长大后成了一个建筑设计师，设计了一幢300层个高楼，但是居然忘记设计电梯。大楼建成后，位于顶楼个剧场举行《武松打虎》个演出，小朋友们只好提前几天出门，背着铺盖和帐篷爬楼，一路爬一路抱怨，哪能还没到啊，但呒没人中途放弃，侪拼命往上爬，因为《武松打虎》个演出大家等了交关辰光了。经过几天跋涉，小朋友们终于来到剧场，演出也按时开幕。

“不高兴”长大后成了演员，在《武松打虎》中扮演老虎，大家侪等着看武松打死老虎，但是伊就是勿愿意被“打死”，一边喊着“不高兴”，一边上蹿下跳，武松怎么也“打不死”老虎，最后老虎还窜下舞台……就是迭样看上去夸张个情节，讲个其实是简单而深刻个道理。我就是从搿个作品里晓得了“认真”个重要性，否则侬周围个人侪要跟辣吃苦头，还懂得了凡事要开开心心去面对，动勿动就“不高兴”勿是一桩好事体。

后来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又有了动画片，但是辣我心里一直觉得广播剧更加有魅力，我也勿晓得为啥小辰光会勿厌其烦一遍遍听搿只故事，一边听还一边哈哈笑，现在想想也是蛮好白相个。

任溶溶翻译个交关外国童话也辣阿拉小辰光留下了深刻印象，每个小朋友看过《木偶奇遇记》侪勿敢再说谎，否则连困觉也会摸摸自家鼻头，生怕变长了；而看了《小飞侠彼得·潘》，大家侪会辣心底希望某一个夜晚，小飞侠也会飞到自家窗口，带自家去“梦幻岛”享受自由自在个生活；《夏洛的网》又让阿拉为小猪威尔伯和蜘蛛夏洛之间真挚个友谊眼泪水潸潸淌……迭样个阅读效果和任溶溶清晰流畅个文字是分勿开个。

从年龄浪向看，任溶溶老早就是爷爷辈个人物了，但是特别了勿起个是伊个文字一点呒没苍老个感觉，伊个心灵、文字一直保持着透明无邪个天真之气。近几年，伊还一直辣新民晚报“夜光杯”浪写文章，回忆伊小辰光，我看了还是会笑出声来，因为我也有过相同体会，被任溶溶写出来了。伊辣书里写过“人都是从小长大起来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小时候”。伊讲自己最欢喜看滑稽，“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后写东西就饶有风趣，尽量滑稽点。”所以每趟看完伊个文章，侪会觉得蛮噱个。

任溶溶曾经讲过伊个一生就是个童话，而阿拉小辰光能始终辣伊创造和翻译个童话陪伴下长大，再拿伊个作品和自家个小囡分享，阿拉是有多幸运啊，谢谢任溶溶先生！